

天棠街3号

秦文君 / 著



秦文君金奖成长书系

它叫等待。有了它，你不用怕，会有盼头。你等的人、等的事，只要去找，总有一天会找到。

细腻的笔触，充满爱的心灵，表现当代儿童纯真的精神境界和诗意情感。有一种能频频弹响读者心弦的情感魅力和艺术魅力，温暖引导孩子们走向积极的人生道路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秦文君金奖成长书系

天棠街 3 号

秦文君 /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棠街3号/秦文君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7
(秦文君金奖成长书系)
ISBN 978-7-5324-9730-0

I. ①天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4794号



秦文君金奖成长书系

天棠街3号

秦文君 著

钟 彧 封面图

刘 研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韦敏丽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5 字数 188千字

201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730-0/I·3873

定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一大清早，郎郎家的门铃就神秘地响了三次。

第一声门铃响，显得额外尖厉，像针尖探进软布后钻出来似的。清晨的一片寂静被戳破，郎郎惊醒过来，连打几个哆嗦。

“谁？”他怔怔地发出呓语，“楼下有人！”

外婆已起床，麻利地戴上她的玉镯。她长着大个子，脸盘清秀，皮肤像吹干起皱的苹果皮，有点失水。眼下她站在梳妆台一端打点头发。她用梳子的齿尖在鼻梁正中对齐，顺着前额向后划去，挑出的头路像一条直线，头发分成左边一半，



右边一半。外婆这样用梳子，班里的女生也用这法子吧？全世界的女子都得先梳头再出门见别人，只让自己的家人看见她们披头散发的难看样子。

紧接着，第二遍门铃声催命似的响起来。郎郎从被窝里探出脚，赤足跳下地，却被外婆拦住。

外婆抢白说：“记牢，天不会塌下来。猴急什么？”

郎郎很愤怒，但没敢吭声。世上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软蛋，但他自己知道他有点儿。他总是担着惊，害怕什么，又巴不得出现什么。万一有什么奇迹过来找他呢？奇迹一跑，就追不到手。不管是好的奇迹还是不太好的，都该见一见啊！只要不是坏的。外婆那么老了，奇迹不会来找她了。

下楼时，外婆走楼梯没发出什么大响动，大概是提着脚走路，提防着惊动家里的婆婆妈妈。

这幢三层的小楼被当地市民称为新式里弄房，坐北朝南，南北都有门，独门独户，结构奇特得很，占地很小，像一座炮楼耸立着。里面住的都是外婆的亲眷：底楼住着外婆的妹妹，外婆让郎郎叫她小外婆；二楼住着外婆的另一个妹妹，喜欢自称是小小外婆，但年龄比小外婆大好几岁。小小外婆头顶上秃了一圈，别处的头发却又黑又滑。她时而忧伤，时而又忘掉忧伤。她微微笑着的时候，就不再为秀发脱落而伤心。

外婆住三楼朝南的统间，房间里最大的那只沙发，夜里就成了郎郎的窝。二楼到三楼砌出一块平台，平台上的亭子间由郎郎的妈妈住着。郎郎情愿搬到亭子间去和妈妈挤，妈妈也

糊里糊涂地点过头，但是外婆不肯松口。外婆说，男孩长到十三岁，会有一双贼眼睛，肚皮里冒出坏心思。

外婆的话，郎郎不全懂，但又懵懵懂懂地好像能猜出一点。他羞于在这事上纠缠不清，以免外婆再提。他是个怯懦的男孩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外婆两手空空地归来。

“客人走了？”郎郎察看着外婆的脸色，试探地问。

“哪有客人！”外婆泄气地说，“碰到赤佬了。”

“赤佬”在沪语里就是鬼的意思，郎郎听了心惊，忙问：“真碰到赤佬了？”

外婆威严地瞪着他，怪他不会说话。接着，她便催他快点起床，说男孩子不该赖床，醒了就坐起来，才算勤勉。

“那就当我没醒好了，”郎郎说，“我正在说梦话，梦游着呢！”

郎郎说归说，还是一骨碌爬起来，他不想惹麻烦。

外婆还要说。她生郎郎气时，或者生她自己的气时，都要数落郎郎一通。她说男孩从小长了一身懒骨头，长大后就会吃喝玩乐，做败家子。

于是，郎郎忿忿地想：从明天起，每天醒来





后偏要悄悄装睡，还要用力打呼噜，看看谁能识破他正在长懒骨头、做败家子。

这时，第三遍门铃声又响起来。老天，郎郎心跳加快，心里走神地想着：赤佬会是怎么样的呢？

此次，外婆没下楼去，而是奋力攀上几格木梯，登上晒台，俯身从那儿往下张望。少顷，她沉着脸走回来，冷冷地说：“郎郎，最近你在外面结过什么冤家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郎郎说。

“北门口有个男孩恶作剧，敲响门铃就逃。”外婆说，“他不是冲着你来的，莫非是冲着我来？害人精！”

外婆余怒未消，连说了几个“害人精”。

郎郎辩解了几句，外婆越发生气，说再也不想管郎郎了。她最受不了有人说她断错了事儿。

郎郎的妈妈这时从亭子间走出来，蓬着头，急匆匆地忙着洗漱。她得知郎郎在挨训，有点心疼，悄悄地推他一把，示意他躲开外婆的视线。为什么她一句都不问事情的原委，不像别的妈妈那样为儿子主持公道？她仿佛只是郎郎一个温柔的大姐，而不是生母。

郎郎的妈妈名叫富小芙，长得娇小美丽，但永远像睡意未消，提不起神采来。她记不住换季的衣服放在哪个橱里，记不清郎郎上学期考了几分，出远门时常会迷路，还三天两头像小孩那样患上喉咙痛。不过，这并不影响她的生活，家里的一切都由郎郎的外婆操持得好好的。

外婆替妈妈盛好粥，端到窗台上凉着，关切地说：“小芙，办公室钥匙带了哦？”

外婆围着妈妈转了半圈又说：“戒指呢？你的戒指忘在夜壶箱上了吧？”

妈妈说着“没有啊”，从衣兜里摸出戒指，套上。那个镶嵌着蓝宝石的金戒指是爸爸送的。郎郎每次看到妈妈珍惜它就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好像这礼物是他送的一样。

“哎呀！”妈妈叫出了声，“姆妈，你看。”

原来，那个戒指镶嵌宝石的一个金搭边断裂开来了。

“小芙啊，我给你找个戒指替换戴吧。”外婆说，“搭边一坏，扣不牢宝石，会脱落的。”

妈妈小声说不高兴换，外婆也就不再坚持。妈妈是外婆的独养女儿，那个年代，“独生子女”是很少见的。外婆总小芙、小芙地唤，把她当成小姑娘那么疼惜着、迁就着，好像她才十三岁，应该马马虎虎、懒懒散散、任着性子生活。不过，郎郎早已习惯了这一切。人都只有一个亲妈妈，她不是这样，就会是那样，不是你想要怎样的就能要到的。何况郎郎爱妈妈。对自己所爱的人不满意，他至死都不会说出口。



junjiang
chengzhangshuxi
天棠街3号



郎郎背着书包出南大门。他恨恨地瞪一眼北门，心里还为无故挨剋的事火着呢。南门开在楼梯间边上，没安门铃，只是自家人的通道，进进出出就随手锁紧。客人往来，都从北门走。

平吉里人头济济，背书包的学童居多，郎郎飞快地汇入人流。

郎郎家居住的这条里弄就叫平吉里。它历史久远，弄堂里那几十幢小楼房，打造了有六七十年光景。外墙灰蒙蒙的，但楼房的气势和神韵却不减当年，古旧中带有一种不朽的威风。平吉里的里弄宽阔雍容，两边的梧桐树根深叶茂，又干净又阔

气。居住和平吉里的人家，大都家底富庶，听说还有个别特别有本事的高人，藏龙卧虎，隐居在此。要是过年过节，或逢寒暑假，每当这个钟点，这平吉里很冷清，人们都矜持地守在家中，里弄中只有零星几个保姆出门买早点，跑来跑去快跑断了腿，为生计奔波。

“喂！喂！喂！喂！”有人在叫，那一连串“喂”字有点像在试麦克风。

郎郎一回头，见是班里的男生解伟。那人长得矮小，头发一簇簇的，听说还是天然鬃发。天然鬃发听起来优雅别致，求之不得，可长在解伟头上却实在不怎么样，它们一卷一卷地紧贴在头皮上，像那儿正裹着妇女烫发的卷发器。解伟总说，这式样像非洲人的头发。可班里的同学都叫他绵羊。还有女生跟他闹，追着他要拔他的“羊毛”做羊毫笔。

“你也有今天。”解伟没头没脑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郎郎不解地问。

“没人理你，灰溜溜地一个人去学校。”解伟吸吸鼻子说，“就这个意思！”

郎郎瞥瞥他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不也是一个人吗？”

解伟偏了偏他的鬃毛头，耍贫嘴说：“我以为



你会样样比我好，不会没人理睬呢！伤心吧？你不像我，我早已习惯了。”

原本，郎郎总与大个子郎思林形影不离。他俩是邻居，两家虽是两个门牌号，却只隔着一块空地、两堵厚墙，双方还沾了点远房亲戚的关系。班里的好事者沈女见两个姓郎的男生老在一起，就给他们起了个绰号：狼大腿。于是，这难听的绰号成了两个男孩的合称。说也怪，他们俩凑在一块时，别人就这么叫他们。当他们分开时，各自又有别的雅号。

近来，郎郎上学放学独来独往，不是由于“狼大腿”分裂，而是因为郎思林有了自己的专车。

他懒得跟解伟说这些。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全捅出去，女的叫多嘴妇，男的就是多舌夫。何况，这解伟，嘴巴尖尖，喜耍贫嘴，又是全班第一软蛋，虽然成绩拔尖，但仍被人蔑视。

“慢！慢！慢！慢！”解伟叫道，“要明白，我俩刚才是在第十七棵树相逢的。”

“什么第十七棵树？”

“从平吉里弄口的第一棵树数过来，那儿刚好是第十七棵树。”

这算什么！郎郎不再接话，顾自往前走。他觉得解伟有点儿烦人，惹是生非。

走出平吉里，往左一拐，便是一座邮电大楼。再笔直向前，穿过四条横亘的马路，就是学校了。没准郎思林的专车已经驶过，这会儿该在学校门口候着他了。



解伟涎着脸跟上来，叫道：“停！停！停！停！”还把那四个字叫出节奏，抑扬顿挫。

“凭什么？”郎郎真是不耐烦了。

“第十七棵树是魔法树，”解伟说，“我在树下站过一夜，拜三拜。现在，别人所有的秘密都会被我看透，像照X光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郎郎不理他。这个班里，自称会算命、占卜的人多的是，他们敢自称“小神仙”或者“本女巫”，其实都是冒牌货。

“不信？不信你听着，”解伟说，“你爸爸叫郎孝勇对不对？他在浙江做生意，今晚就乘火车回来探亲。告诉你，他是坐今天晚上七点十分的车！”

郎郎听得一愣一愣的：他爸的确叫郎孝勇，眼下是在浙江做事。爸爸每次回来，几乎都坐晚上七点十分的火车。这个解伟，能够打听到爸爸的姓名这没什么稀奇，可是，爸爸常坐哪一班火车，却只有家里人晓得，不知怎么会让这绵羊破获的。

但是，他竭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晃晃脑袋，免得绵羊得意忘形，笑出声来。郎郎不喜欢自己的事儿让别人看透。当然，反过来，要是能把别人的秘密握在手上，那是多么了不起！

郎郎说：“我爸最近不可能回来。他上个月刚回来过。”





“就是今晚回来，坐晚上七点十分的火车，”解伟信誓旦旦地说，“相信我！百分之百，我敢跟你用人头打赌！”

郎郎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心怦怦乱跳。这时，郎思林驾着他心爱的专车从后面驶来。

被郎思林称为专车的，是一辆专用自行车，新的，购车发票上写着他的大名。郎思林很以此为傲，骑专车时，头往前伸出快一尺长，牛劲十足，很知足哩。

“绵羊！”郎思林跨出长长的右腿，脚尖抵在地上，不客气地对解伟说，“你对郎郎说什么？是说本人的坏话吧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解伟说，“我正忙着给郎郎算命。”

“呜！谅你也不敢惹我。”郎思林看看郎郎，“算命？当真？他算得准吗？”

郎郎没做声，脸微微发烫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郎思林便说：“绵羊，你过来替我算！算好一点，不许把我的命算坏掉！”

解伟摇摇头，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到此结束。”

“不行！”郎思林急躁起来，把解伟当胸一推，“马上算，否则，我的拳头不答应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！”解伟软弱地说，“我来算……你刚才吃下的生煎馒头，不多不少，十八只，外加两杯牛奶、三只香蕉，还有一碗水饺。太多了，你不怕你家被你吃穷掉吗？”

“他算得准吗？”郎郎推推郎思林。

郎思林冷笑一声，说：“这算什么？不叫算命，叫算饭！”

继续说。不准停！”

“你爸临出门时，裤子前的两个纽扣忘了扣。听说扣子不扣，等于大门忘了锁啊！”解伟狡黠地眨眨眼，缩起脖子笑笑，“最后还是你妈提醒他的。你妈是女的，怎么管男人的事！哎呀呀，真是郎家的大丑闻呵。”

“胡说！”郎思林恼怒地按下解伟的脑袋，比比划划地说，“掌嘴！”

正在这时，冒出件蹊跷的事：郎郎看见外婆尾随而来。郎思林见来了大人，识相地松开了手，低声说：“呜！绵羊！这个掌嘴先存着。利息照算！”

外婆盯住解伟，细细打量。她腰板挺着，头向后微仰，那姿势就像有人在推她的脊背，而她正使劲拗着一股劲。郎郎不懂外婆怎会来此地。他出门那会儿，看见她在晒台上健身，正走着古怪的反步：就是一步一步朝后退，直退到墙根，像正面有歹徒逼近过来似的。

解伟极不自然地讪笑着，伸出细细的食指在鼻尖上抹过，然后将髻毛头一低，走人了。

“那人是谁？”外婆察看着郎郎的表情。

“绵羊！”郎郎说。

外婆不高兴地说：“老老实实说话！”


天棠街3号



“是同学。”郎郎觉得在外婆面前，昂着的头常常会低下头去几分，好口才也会变笨拙，说话结结巴巴的，“是，是叫解伟！怎么了？”

“还能怎么！”外婆没好气地说，“害人精。”

郎郎暗自生外婆的气，她没完没了地抢白他，老像是在嫌他。他真怀疑，外婆是看妈妈的面子才收留他的，唉，别人的外婆都有些老糊涂，面慈心软，把外孙当皇帝一样。他看外婆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又有点不忍心。她毕竟是自己家的人，还是个女的，虽然又老又精明，可他还想护着她。

“真是绵羊按门铃搞恶作剧？”郎郎问，“我不饶他。”

外婆抽身而去，还“哼”了一声。她为什么不明白他的好意？他被晾在那儿，眼眶都热烫起来，差点哭出来。他张嘴“啊呜啊呜”吸了几口气，又把气吐出来。感觉好多了，才把早晨的事告诉了郎思林。

郎思林弃他的专车不骑，陪着郎郎步行。他喜欢世上出些不平事，好让他摆平它们。这个人推车时，臂弯大张着，像拥抱着个大箩筐，手肘一下一下戳着郎郎。他沉吟片刻，忽然问：“那，绵羊给你算的命到底准不准？”

“你呢？你爸真那么狼狈？”郎郎反问道。

“没有的事！”郎思林说，“绵羊算得出我的命才怪呢！”

“就是，”郎郎说，“我爸也不可能今晚就回来！”

“必须审判绵羊！”郎思林说，“这个考试能考出高分的牲口，得给他点颜色瞧瞧。”



学校生活，在乏味者看来，无非就是一会儿上课，一会儿下课。而对于能够体味其中美妙的人，无论上课还是下课，都可以不停地获得非凡离奇的感受，除非你不想要，想停一停。

第一堂是数学课。下课后，解伟乖极了，寸步不离教室。莫非他真有先知先觉，猜出有两个人正伺机暗算他？

第二堂课下课后也是如此，解伟活像一个秤盘，稳坐在那儿，有女生与他谈笑，推推搡搡好热闹。



郎郎暗暗叫苦。他不喜欢课间留守教室，像个阴谋家似的静候着对手，可是若在这儿找那人算账也不行，这几个女生，都是班主任林喜老师的“探子”。他瞥见郎思林不时偷眼打量解伟，像满腹阴谋的奸细，不由得笑起来。

几个女生呼啦一下围上来，说：“喂，你笑什么？”

她们围过来不是为了要包抄他，更不是争着对他表示友好。她们没那么好，他也没指望她们那么好，所以彼此才相安无事。

这几个女生，长得高挑，走路伸长脖颈大摇大摆，弄不懂她们为何喜欢这种鹅步。其中有个叫沈女的，走路带点扛肩，有点蛮气。只要她高兴，会用臂膀袭击过路的男生，不提防者受此一推就打趔趄。她挑衅完毕还会说：“一鞠躬。”

沈女她们聚集过来，是为了与女班长蔡理说话。

蔡理是郎郎的同桌，脸儿圆圆的，眼睛小小的，眉毛黑黑的，头发剪得极短，削得薄而又薄，衣服的颜色要么是深灰色，要么就是海军蓝，款式也从不花哨，简简单单，有点像男装。记得郎郎第一次见她时，暗想自己怎么如此幸运，和一个男孩做同桌！何况，蔡理的名字那么男式。他问她下课后去不去踢足球，说着，还把手往人家肩上搭呢。

下课后，他发现她走进女厕所，还打算厉声喝住那人。幸好他慢了一步，否则，很可能会闹出更大的笑话。

女生们都喜欢蔡理，亲热地叫她老蔡。郎郎觉得叫老蔡并不好听，别人会误以为叫的是“老菜”，但既然蔡理答应得痛